联合国 A/77/74

大 会

Distr.: General
29 April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Spanish

第七十七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73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的裁判汇编

秘书长的报告

目录

页次

简称 4

一. 导言 5

二. 提及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裁判摘录 6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 6

第一章. 一般原则 6

第 1 条. 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6

第 2 条. 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7

第 3 条. 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8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一国 9

第 4 条. 国家机关的行为 9

第 5 条.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 13

* A/77/50。

22-06430 (C) 190722 010822

请回收

第 6 条. 由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 14
第 7 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14
第 8 条. 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 15
第 11 条. 经一国确认并当作其本身行为的行为 16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 17
第 12 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17
第 13 条. 对一国为有效的国际义务 17
第 14 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18
第 15 条. 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 19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21
第 16 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 21
第 17 条. 指挥或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 21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21
第 23 条. 不可抗力 21
第 24 条. 危难 22
第 25 条. 危急情况 22
第 26 条. 对强制性规范的遵守 22
第 27 条. 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 22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 23
第一章. 一般原则 23
第 30 条. 停止和不重复 23
第 31 条. 赔偿 23
第 32 条. 与国内法无关 29
第 33 条. 本部分所载国际义务的范围 30
第二章. 赔偿损害 30
第 34 条. 赔偿方式 30
第 35 条. 恢复原状 31

第 36 条. 补偿 32
第 37 条. 抵偿 34
第 38 条. 利息 34
第 39 条. 促成损害 37
第三章. 严重违反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 38
第 40 条. 本章的适用 38
第 41 条. 严重违反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 38
第三部分
国际责任的履行 39
第一章. 一国责任的援引 39
第 44 条. 可否提出要求 39
第 47 条. 数个责任国 39
附件
技术报告 40

简称

共同体法院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法院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附加便利规则	关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处管理程序的附加便利规则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	《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海洋法法庭	国际海洋法法庭
赔偿委员会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世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一. 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在 2001 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大会第 56/83 号决议注意到该决议附件所载条款(下称国家责任条款)，并提请各国政府加以注意，但不妨碍今后通过这些条款或对其采取其他适当行动。

2. 2007 年，秘书长根据第 59/35 号决议的要求，编制了一份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国家责任条款的裁判汇编。[1]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2/61 号、[2] 第 65/19 号、[3] 第 68/104 号[4] 和第 71/133 号[5] 决议的要求，分别于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和 2019 年编写了另外四份汇编。2017 年，根据大会第 71/133 号决议的要求，秘书长编写了一份技术报告，以表格形式列出自 2001 年以来编纂的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这些条款的裁判汇编所载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以及会员国自 2001 年以来在给国际性法院、法庭及其他机构的呈件中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6]

3. 大会第 74/180 号决议肯定国家责任条款的重要性，再次提请各国政府对其予以注意，但不妨碍将来是否通过条款或采取其他适当行动的问题。大会请秘书长更新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这些条款的裁判汇编，邀请各国政府提供资料，说明本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并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之前尽早提交这些材料。大会还请秘书长更新技术报告，以表格形式列出自 2001 年以来编纂的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这些条款的裁判汇编所载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以及会员国自 2001 年以来在给国际性法院、法庭及其他机构的呈件中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并在委员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提交这一材料。

4. 秘书长在 2020 年 1 月 14 日的普通照会中邀请各国政府至迟于 2022 年 2 月 1 日提交关于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这些条款的裁判的信息，以便纳入最新汇编。

5. 本汇编分析了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期间作出的裁判中提及国家责任条款的另外 83 个案例。[7] 下列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的裁判中提及这些条款：国际法院；[8] 国际海洋法法庭；伊朗-美国索赔法庭；世界贸易组织

[1] A/62/62、A/62/62/Corr.1 和 A/62/62/Add.1。

[2] A/65/76。

[3] A/68/72。

[4] A/71/80。

[5] A/74/83。

[6] A/71/80/Add.1。

[7] 本汇编还包括 2019 年 1 月裁定的数量有限的案件，这些案件是在 A/74/83 号文件印发后才提供的。

[8] 本汇编还包括截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国际法院的裁决。

各专门小组；各国际仲裁庭；欧洲联盟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法院；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

6. 本汇编补充了秘书处以前关于这一专题的五份汇编，按照国家责任条款的结构和编号顺序，转载了国际性法院、法庭或机构所提及的每一条款下可公开获得的裁判的相关摘录。在每一个条款下面，各项裁决按日期顺序排列。鉴于这些裁判的数量和篇幅，本汇编仅包括提及国家责任条款的裁判的相关摘录，以及对提及这些条款的背景情况的简要说明。[9]

7. 本汇编载有一些已公开的裁决摘录，其中援引国家责任条款作为裁决的依据，或提到这些条款反映出管辖所涉问题的现行法律。本汇编不涉及援引国家责任条款的当事方提交的材料，也不包括法官在裁判文书之后附加的意见。

8. 按照大会第 74/180 号决议的要求，附件载有技术报告最新版本，以表格形式列出自 2001 年以来编纂的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这些条款的裁判汇编所载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以及会员国自 2001 年以来在给国际性法院、法庭及其他机构的呈件中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

二. 提及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裁判摘录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 1 条
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在其关于 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提到了第 1 条，其结论是：“法院认定毛里求斯的非殖民化是以违背人民自决权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联合王国对查戈斯群岛的继续管理构成了引起联合王国国际责任的不法行为”。[10]

[9] 除非另有说明，裁判的脚注参考被省略。

[10] 国际法院，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1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5 页，见第 138 至 139 页，第 177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B3* 克罗地亚快递公司 *U.A.*诉克罗地亚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在提及第 1 条的评注时认为，“征用索赔要求不仅可以国家的积极行为，而且可以不作为，作为依据；这是无可争议的”。[11]

国际海洋法法庭

在 *M/V “Nor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一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指出，如第 1 条所述，“一国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并指出，第 1 条“也反映了习惯国际法”。[12]

第 2 条
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Consutel Group S.P.A. in liquidazione* (意大利)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根据国际法，将公共实体的作为或不作为归于国家，对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没有任何影响”，并指出，第 2 条“在这方面规定，必须满足以下两个不同的条件，‘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才能成立：必须存在㈠ 可归于该国的行为；以及㈡ 对该国国际义务的违背”。[13]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Venezuela US, S.R.L.*公司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回顾说，“归属是一个牢固植根于国家责任规则的国际法概念”。[14] 因此，“如某方声称一国违反双边投资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索赔者必须证明：㈠ 根据国际法，被指控的行为可归于一国，即：根据国际法，它被认为是一国的行为；以及㈡ 据称被违反的义务是该国根据适用的双边投资条约承担的义务”。[15]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Muhammet Çap & Sehil Inşaat Endustri ve Ticaret Ltd. Sti.*诉土库曼斯坦案中指出，在许多方面，这些条款“是对习惯国际法的编纂”。[16] 仲裁庭提到第 2 条，其中“规定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在满足两个附加条件时发生：㈠ 该行

[1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5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4 月 5 日，第 1050 段。

[12] 海洋法法庭，*M/V “Nor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案，判决书，2018-2019 年海洋法法庭报告，第 10 页，见第 94 页，第 317 段，援引 *M/V “Virginia G”*号(巴拿马/几内亚比绍)，判决书，2014 年海洋法法庭报告，第 4 页，见第 117 页，第 430 段。

[13]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7-33 号案，终局裁决，2020 年 2 月 3 日，第 317 段。

[14]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3-34 号案，部分裁决(管辖权和赔偿责任)，2021 年 2 月 5 日，第 154 段。

[15] 同上，第 155 段。

[16]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2/6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5 月 4 日，第 736 段(脚注 628)，援引“*Tulip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Netherlands B.V.*诉土耳其共和国”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1/28 号案，裁决书，2014 年 3 月 10 日，第 281 段。

为依国际法归于该国；并且㈡ 该行为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背”。[17] 因此，仲裁庭称，“在评估一项行为是否可被视为违背国际义务之前，必须首先确定该行为是否可归于该国”，[18] 并回顾说，“根据国际法，国家被视为一个整体”。[19]

第 3 条
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根据斯德哥尔摩商会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unReserve Luxco Holdings S.R.L.*公司诉意大利案中，仲裁庭认为，国家责任条款第 3 条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七条“编纂了一项原则，即一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来㈠ 影响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定性；或㈡ 为不履行条约义务辩解”。[20]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Addiko Bank AG* 公司和 *Addiko Bank d.d.*公司诉克罗地亚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分析了国内法的作用，并对是否根据克罗地亚法律进行的投资才有资格获得投资条约保护问题作了分析。仲裁庭回顾指出，在“*Azurix* 诉阿根廷共和国”案的撤销裁决中，委员会将第 3 条及其评注作为类似分析的框架，据此，“‘国内法与国际责任问题相关’，但‘这是因为国际法规则使其具有相关性’”，特别是在国内法的规定“‘实际上以某种形式，有条件或无条件地，被纳入该标准’，但国际法仍然是争端的管辖法律”的情况下。[21]

欧洲联盟法院

在欧洲联盟委员会诉匈牙利案中，欧洲联盟法院大审判庭提到第 3 条，“该条编纂了习惯国际法并适用于欧盟，将一国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完全由国际法管辖。因此，这种定性不能受到[欧洲联盟]法律可能对同一行为的任何定性的影响”。[22]

[17] 同上，第 736 段。

[18] 同上，第 737 段，援引第 2 条评注第(5)段。

[19] 同上，第 742 段，援引第 2 条评注第(6)段。

[20] 斯德哥尔摩商会 132/2016 号案，终局裁决，2020 年 3 月 25 日，第 982 段。

[2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37 号案，《关于克罗地亚有关双边投资条约据称与欧盟文书不相容的管辖权异议的裁决》，2020 年 6 月 12 日，第 263 段，援引“*Azurix Corp.*诉阿根廷共和国”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01/12 号案，关于撤销的裁定，2009 年 9 月 1 日，第 149 段。

[22] 欧洲联盟法院(大审判庭)，C-66/18 号案，判决书，2020 年 10 月 6 日，第 88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BayWa r.e. Renewable Energy GmbH* 公司和 *BayWa r.e. Asset Holding GmbH* 公司诉西班牙王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3 条，指出“在诸如本庭的国际法庭上，东道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作为不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理由”。[23]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附加便利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América Móvil S.A.B. de C.V.*公司诉哥伦比亚案中，仲裁庭指出，“无可争议的是，国际法不允许国家以其国内法为掩护，逃避国际法规定的责任，因为国际法排除了根据国内法评估一国行为的国际合法性的可能性”，这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七条和国家责任条款第 3 条编纂的“基本原则”。[24] 此外，仲裁庭指出，“参照哥伦比亚法律来确定是否存在不逆转的权利，显然不违反国家责任条款第 3 条编纂的原则，该条防止一国利用其国内法来免除其国际责任”。[25]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sinos Austria International GmbH* 公司和 *Casinos Austria Aktiengesellschaft* 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引用了第 3 条，[26] 并继续解释说：“不过，条约索赔仍受条约法管辖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国内法在确定对双边投资条约(包括管辖本争端的双边投资条约)的遵守或其规定的赔偿责任方面就完全不相关”。仲裁庭指出，投资条约“可以明确提及国内法”，用以确定投资者的国籍“或根据符合东道国法律的条款遵守国内法”等问题，因为“条约的某些内容(如投资者是否对某一资产拥有所有权，或根据国内法提供何种待遇，目的是评估是否符合国民待遇条款)只能通过诉诸国内法来确定”。[27]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一国

第 4 条[28]
国家机关的行为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aur Eiendom AS* 公司、*EBO Invest AS* 公司和 *Rox Holding AS* 公司诉拉脱维亚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根据第 4 条，一个国家机关以此身份实施的行

[23]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16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1 月 25 日，第 569(a)段。

[2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6/5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5 月 7 日，第 417 段。

[25] 同上，第 422 段。

[26]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32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11 月 5 日，第 315 段。

[27] 同上，第 316 段。

[28] 同上，第 305 段。

为应归于国家，这是共识”。[29] 仲裁庭补充说，“某人或实体即使根据国家国内法不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也可根据国际法被定性为国家机关”。[30]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在 2020 年作出的部分裁决中，伊朗-美国索赔法庭指出，“根据国际法，如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4 条所述，一国司法机构的行为应归于国家，因为司法机构是国家的一个部门”。[3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Ortiz Construcciones y Proyectos S.A.*公司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及第 4 条及其评注，指出，“根据阿尔及利亚法律具有国家机关地位的任何个人或实体都是阿尔及利亚法律上的国家机关”，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第 4 条第 2 款并不排除根据阿尔及利亚法律不具有国家机关地位的个人或实体仍然是事实上的机关的可能性，或根据第 4 条，这种事实上的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可归于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可能性”。[32] 仲裁庭强调，第 4 条至第 11 条反映了关于国家责任主题的习惯国际法。[33]

国际仲裁庭(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

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仲裁庭在*“Enrica Lexie”*事件(意大利诉印度)案中提到第 4 条，指出“根据国际法存在一种推断，即一国将其官员的行为定为官方性质是正确的”。[34]

世界贸易组织专门小组

在沙特阿拉伯——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案中设立的专门小组援引了第 4 条的案文，指出，由于这一规则，“[世贸组织]成员应对各级政府(地方、市、联邦)的行动以及任何一级政府内任何机构采取的所有行动负责。因此，不论引起国际影响的行动源自哪一个政府部门，成员根据国际法承担的责任都是适用的”。[35]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rlos Ríos* 和 *Francisco Ríos* 诉智利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引用了第 4 条的评注，指出除投资条约所载保护伞条款的情况之外，“要让一国对违反投资条约

[2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6/38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2 月 28 日，第 312 段。

[30] 同上，第 313 段。

[31]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裁决书编号：604-A15 (II:A)/A26 (IV)/B43-FT，部分裁决，2020 年 3 月 10 日，第 1141 段。

[3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4 月 29 日，第 160-161 段。

[33] 同上，第 155 段。

[34]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5-28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5 月 21 日，第 858 段。

[35] 世贸组织，专门小组报告，WT/DS567/R，2020 年 6 月 16 日，第 7.50 段。

行为负有国际责任，该国的行为必须是行使主权特权的行为，而不是作为合同关系一方的行为”。[36]

(根据斯德哥尔摩商会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VEB.RF”*诉乌克兰案中，仲裁庭在确定原告投资者是否应被定性为俄罗斯联邦的机关时提及第 4 条。[37] 仲裁庭援引第 4 条第 2 款评注，其中指出“确定国家机关的地位时仅参照国内法是不够的。在某些制度中，各实体的地位和职能不仅是由法律决定的，而且还由惯例决定，仅参照国内法可能会误导”。[38] 仲裁庭的结论是，“俄罗斯联邦的国内法可能与国际法对索赔人的定性有关，但不具有确定这种定性的作用”。[39]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Naturgy Energy Group, S.A.*公司和 *Naturgy Electricidad Colombia, S.L.*公司诉哥伦比亚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对国家当局可否对某些政府实体不向投资者的当地公司支付电费所产生的债务负责问题作出分析。仲裁庭提到第 4 条，指出，“虽然仲裁庭承认第 4 条……对国家机关的概念作了广泛定义，但仲裁庭对该条的理解只是将区域公共实体的债务归于国家”。[40] 然而，仲裁庭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来自包括市政厅和诊所在内的地方实体的所有债务都可被视为归于国家。[41]

国际仲裁庭(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仲裁庭在 *Zhongshan Fucheng Industrial Investment Co. Ltd.*公司诉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案中认为，“国家的所有机关，包括在国内法中独立存在的机关，均应视为国家的一部分。这是习惯国际法，从条款来看是明确的”。[42] 仲裁庭还援引了第 1、5、9、34、36 和 38 条。[43]

(解决投资争端中心附加便利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América Móvil S.A.B. de C.V.*公司诉哥伦比亚案中，仲裁庭回顾指出，国际法官有义务尊重国内司法部门关于国内法问题的裁决，但指出，根据第 4 条，“在某些情况下，司法部门的行动，如同政府其他部门的行动，也可能引起国家责任”。[44]

---

[36]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6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1 月 11 日，第 259 段。

[37] 斯德哥尔摩商会 V2019/088 号案，关于初步异议的部分裁决，2021 年 1 月 31 日，第 153 段。

[38] 同上，第 154 段。

[39] 同上，第 155 段。

[40]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UNCT/18/1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3 月 12 日，第 423 段。

[41] 一般见同上，第 421 至 423 段。

[42] 贸易法委员会，终局裁决，2021 年 3 月 26 日，第 72 段。

[43] 同上，第 72 和 134-135 段。

[4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6/5 号案(见上文脚注 24)，第 345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Muhammet Çap & Sehil Inşaat Endustri ve Ticaret Ltd. Sti.*诉土库曼斯坦案中回顾指出，“根据国际法，国家被视为一个整体”。[45] 此外，仲裁庭指出，“国家在国际法中的整体性是任何国家机关的所有行为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第 4 条归于国家的原因……因此，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行为将归于国家，立法、司法或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样如此”。[46]

此外，仲裁庭援引第 4 条的评注指出，“国家机关的行为具有主权性质还是商业性质的问题不具相关性。虽然行为的性质对于责任分析而言可能具有决定性，但为了国际法委员会第 4 条规定的归属目的，一个国家机关的商业行为也将被视为国家行为”。[47] 此外，仲裁庭认为，“一个实体没有根据国内法被具体归类为国家机关这一点虽然具有相关性，但对于根据国际法进行的国际法委员会第 4 条的归属调查而言，这一事实并不能决定结果。同样，一个实体可能具有单独的法人身份，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该实体构成国家机关”。[48]

仲裁庭考虑了以下一系列因素以确定“一个实体可否被视为国际法上的国家机关”，包括：“㈠ 该实体是否执行压倒一切的政府目的；㈡ 该实体是否依赖其他国家机关作出和执行决定；㈢ 该实体是否处于完全依赖国家的关系中；以及㈣ 该实体是否履行执行机构的作用，仅仅是执行国家机关所作决定而已。”[49]

仲裁庭的结论是，“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第 4 条，国家各部和国家机构的行为以及国家下属机构，如省和市的行为，始终可归于国家”。[50]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Eco Oro* 矿产公司诉哥伦比亚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在归属问题上提及第 4 条，并认为“哥伦比亚本应确保其各部门采取必要步骤履行[其]义务”。[5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Pawlowski AG* 公司和 *Project Sever s.r.o.*公司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的结论是，“贝尼采市市长代表捷克共和国地区一级的机关，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4 条，她的行为必须归于捷克共和国”。[52]

[45]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号 ARB/12/6(见上文脚注 16)，第 742 段。

[46] 同上，第 743 段。

[47] 同上，第 744 段。

[48] 同上，第 745 段。

[49] 同上，第 746 段。

[50] 同上，第 749 段。

[5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6/41 号案，关于管辖权、赔偿责任和数额指示的裁决，2021 年 9 月 9 日，第 821 段。

[5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1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11 月 1 日，第 373 段。

美洲人权法院

在 *Manuela* 等人诉萨尔瓦多案中，美洲人权法院对公设辩护律师的行为是否可归于国家问题作了分析。该法院提到第 4 条，指出“公设辩护律师股是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部分，可视为国家机关；因此，其行动应被视为国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就此规定的国家行为”。[53]

第 5 条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Ortiz Construcciones y Proyectos S.A.*公司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5 条的案文及其评注，[54] 并指出，“判例一致表明，第 5 条……规定了两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即：㈠ 根据国家法律，有关实体被授权行使政府权力的要素，以及㈡ 有关行为涉及行使政府权力。”[55] 仲裁庭指出，“根据第 5 条，公、私实体的管理权行为原则上不能归于国家，因为该条涉及的正是确定有关实体是否在行使政府权力的职能或要素”。[56]

此外，仲裁庭指出，尽管国家责任条款没有对“政府权力要素”用语作出定义，但仲裁庭认为，“这涉及在每个案件中，根据有效行使主权权力要素的情况和证据，确定具体情况如何，”[57] 认为评注“提供了某些标准，从而有可能确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如㈠ 权力的内容，㈡ 授予实体权力的方式，㈢ 行使权力的目的，以及㈣ 实体在行使权力时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政府问责”。[58]

(解决投资争端中心附加便利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rabag SE* 公司诉利比亚案中，仲裁庭分析了利比亚是否通过地方当局的行为与投资者订立了合同。[59] 仲裁庭认为，将“利比亚”仅解释为利比亚政府，就是没有考虑到第 5 条评注所述内容，即：“国家可以通过‘准国家实体’行事，此种实体代替国家机关行使政府权力要素……’。因此，仲裁庭认为，[条约案文]不仅意指利比亚政府，还可能包括利比亚其他机构”。[60]

[53] 美洲人权法院，C 辑，第 441 号，判决书(初步反对意见、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2021 年 11 月 2 日，第 123 段。

[5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 号案(见上文脚注 32)，第 193 和 195-197 段。

[55] 同上，第 194 段；另见第 196-197 段。

[56] 同上，第 200 段。

[57] 同上，第 201 段。

[58] 同上，第 202 段。

[5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5/1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6 月 29 日，第 168 段。

[60] 同上，第 170 段。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Venezuela US, S.R.L.*公司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5 条，指出“国际法委员会条款中没有界定‘政府当局’的概念。不过，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国家法律授权一个实体行使该国权力即公共权力的某些方面”。[6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Interocean Oil Development Company* 和 *Interocean Oil Exploration Company* 诉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回顾指出，“原则上，国家控制的实体被视为独立于国家，除非它们行使国际法委员会第 5 条所指的政府权力要素”。[62]

第 6 条
由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

欧洲人权法院

在 *Big Brother Watch* 等诉联合王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指出，在外国情报机构截获通信的案件中，“如果外国情报机构被交由接受国支配，并为行使该国政府权力的要素而行事”，则第 6 条具有相关性。[63]

第 7 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国际仲裁庭(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

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在*“Enrica Lexie”*事件(意大利诉印度)案中指出，即使国家人员“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或命令行事……，只要他们继续以国家的名义并以其‘官方身份’行事，就不妨碍他们享有属事豁免权”。仲裁庭回顾第 7 条，其中指出“国家机关以官方身份行事的行为应归于国家，‘即使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64]

(解决投资争端中心附加便利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rabag SE* 公司诉利比亚案中，仲裁庭分析了被告国提出的论点，即：“如果损害是由利比亚军队造成的，那它就是由军队违背命令行事、采取未经授权的行为导致的”。仲裁庭援引了第 7 条的评注，指出“作为国际法问题，国际法委员会确认，《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国家责任——国家‘应对组成其武装部队的人员[所从事]的一切行为负责’——‘明确包括违反命令或指示的行为’”。[65]

---

[61]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3-34 号案(见上文脚注 14)，第 198 段。

[6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3/20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10 月 6 日，第 297 段。

[63] 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申请号：第 58170/13 号、第 62322/14 号和第 24960/15 号，判决书，2021 年 5 月 25 日，第 495 段。

[64]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5-28 号案(见上文脚注 34)，第 860 段。

[65]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5/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9)，第 319 段。

第 8 条
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Ortiz Construcciones y Proyectos S.A.*公司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8 条，[66] 回顾其评注澄清指出，“‘指示’、‘指挥’和‘控制’三个措辞是分离性的”，“仅仅证明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够了”。[67] 仲裁庭分析了适用第 8 条需要国家对公司有多大程度的控制，认为“仅仅是建议或鼓励不足以满足指示的标准”。[68] 相反，“有两个要素决定有效控制：第一，确定有关实体是否在国家的总体控制之下；第二，确定国家是否在请求归于国家的行为期间行使了具体控制”。[69]

仲裁庭将第 8 条的适用与其他相关条款的适用区分开来，指出：

> 在国家有效控制下的实体的行为如果未经授权或违反指示，原则上不能归于国家。事实上，国家责任条款第 7 条“只适用于国家机关或受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的行为，即只适用于第 4、第 5 和第 6 条所涵盖的归属情况。”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是，国家在对有关行为行使有效控制期间，具体指示遭到忽视的情况。[70]

世界贸易组织专门小组

在沙特阿拉伯——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案中设立的专门小组援引了第 8 条，指出“私人当事方的作为或不作为‘可能涉及私人选择的某些因素’这一事实并不否定这些作为或不作为可归于[世贸组织]某成员的可能性，只要它们所反映的决定并非独立于一国政府(或该成员的其他机关)所采取的一项或多项措施”。[71]

(解决投资争端中心附加便利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rabag SE* 公司诉利比亚案中，仲裁庭在分析地方当局订立的合同是否可视为国家合同时，除其他因素外考虑到所涉实体和合同的性质，以及“订立和执行合同的情况”。仲裁庭认为，这些实体“按照利比亚国家机关的指示行事”，因此，“如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第 8 条所确认的，它们的行为必须被视为利比亚国家的行为”。[72]

---

[66]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 号案(见上文脚注 32)，第 238 段。

[67] 同上，第 239 段。

[68] 同上，第 242 段。

[69] 同上，第 247 段。

[70] 同上，第 248 段，援引 James Crawford, *Les articles de la C.D.I. sur la responsabilité de l'État: Introduction, texte et commentaires* (Paris, Pedone, 2003)。

[71] 世贸组织，专门小组报告(见上文脚注 35)，第 7.51 段。

[7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5/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9)，第 176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Muhammet Çap & Sehil Inşaat Endustri ve Ticaret Ltd. Sti.*诉土库曼斯坦案中提到第 8 条，指出评注“表明，仅仅拥有国有公司的股份不足以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第 8 条确定归属”。[73] 在该案中，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在所有相关时间对这些实体行使总体控制，并且在这些程序中受到质疑的具体行为方面具体控制这些实体”。[74] 相反，仲裁庭不信服这些“非国家机关”的实体的作为和不作为“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8 条可归于国家”，因为没有证明这些实体“在所有相关时间都是‘根据该国的指示或在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并实施该行为’”。[75]

美洲人权法院

在 *Santo Antônio de Jesus* 烟花厂工人及其家属诉巴西案中，美洲人权法院处理了对包括烟花生产在内的特别危险活动导致的侵犯生命权和人身安全行为的国家责任归属问题。该法院援引了第 8 条，指出“就受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而言，可以将责任归于国家”。[76] 在本案中，该法院认为，“就这一活动而言，由于它对个人的生命和完整性具有特定的风险，国家有义务规范、监督和监察此项活动的开展，以防止该部门从业人员的权利受到侵犯”。[77]

欧洲人权法院

在 *Carter* 诉俄罗斯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提到第 8 条，指出“表明对某一行动的国家责任的一个因素”是参与该行动的个人的行为“受到任何国家实体或官员的指挥或控制”。[78]

第 11 条
经一国确认并当作其本身行为的行为

世界贸易组织专门小组

在沙特阿拉伯——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案中设立的专门小组援引了第 11 条的案文，其中“规定，‘不归于一国的行为，在并且只在该国确认并当作其本身行为的情况下，依国际法视为该国的行为’。根据其规定，该原则仅适用于不能以其他方式归于一国的行为”。[79]

[73]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2/6 号案(见上文脚注 16)，第 775 段。

[74] 同上，第 776 段。

[75] 同上，第 777 段。

[76] 美洲人权法院，C 辑，第 407 号，判决书(初步反对意见、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2020 年 7 月 15 日，第 121 段(脚注 202)。

[77] 同上，第 121 段。

[78] 欧洲人权法院，第三庭，第 20914/07 号申请，判决书，2022 年 2 月 28 日，第 166 段。

[79] 世贸组织，专门小组报告(见上文脚注 35)，第 7.161 段。

欧洲人权法院

在 *Makuchyan 和 Minasyan* 诉阿塞拜疆和匈牙利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在审议非国家人员的个人行为是否可归于阿塞拜疆时，提及了第 11 条。法院认为，源于第 11 条及其评注的国际法现行标准，为“在行为发生时无法以其他方式归于国家的行为的国家责任设定了很高的门槛。这一门槛并不局限于仅仅‘核准’并‘认可’有关行为。条款草案第 11 条明确和断然要求‘确认’该行为并将其‘当作其本身行为’”。[80] 法院裁定，若要确立国家对被指责的行为的责任，国际法要求“阿塞拜疆当局‘确认’这些行为并将其‘当作’阿塞拜疆国家实施的行为——从而直接和明确地承担杀害 G.M.和准备谋杀第一申诉人的责任”。[81]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

第 12 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Venezuela US, S.R.L.*公司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12 条和第 20 至 25 条，指出“国家的行为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时，才构成违背义务行为，条件是不存在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82]

第 13 条
对一国为有效的国际义务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Renco* 集团诉秘鲁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第 13 条和第 14 条反映了“评估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必须是针对该行为发生时的合法性这条一般原则。由于一国在条约生效之前不受其根据条约承担的常规义务的约束，在产生该义务的条约生效之前，不可能发生违背该条约义务的行为”。[83]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Spółdzielnia Pracy Muszynianka* 诉斯洛伐克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13 条评注第(7)段，并指出，在事实发生时，相关双边投资条约正在生效，“因此，被告人的责任以及违约的金钱后果受双边投资条约的管辖，而不论双边投资条约是否已终止”。[84]

[80] 欧洲人权法院，第四庭，第 17247/13 号申请，判决书，2020 年 10 月 12 日，第 112 段。

[81] 同上，第 113 段。

[82]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3-34 号案(见上文脚注 14)，第 155 段。

[83]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9-46 号案，关于快速初步异议的裁决，2020 年 6 月 30 日，第 141-142 段。

[84]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7-08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10 月 7 日，第 264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Astrida Benita Carrizosa* 诉哥伦比亚共和国案中提到第 13 条，指出投资条约生效前的行为不能被视为违背行为，“国家责任规则确认了这一点，据此规则，如果在实施据称的非法行为时，某项国际义务并不适用，则不可能存在对该义务的违背。”[85]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仲裁庭在 *OOO Manolium Processing* 公司诉白俄罗斯共和国案中提到了第 13 条及其评注。仲裁庭指出，第 13 条反映了一项“被认为是‘公认的’并得到国家实践支持的原则”，即“禁止追溯性意味着，只有在行为发生时[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才能评估会员国根据该条约采取的行动是否合法”。[86]

第 14 条[87]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在 *S.C.*和 *G.P.*诉意大利案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及第 14 条，在分析来文可否受理的问题时指出，“可能构成违反《公约》的行为，不能仅仅因为其影响或后果在时间上延续，就具有持续性。因此，如果构成违反《公约》的事实发生在《任择议定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之前，那么，仅凭《任择议定书》生效后其后果或影响尚未消除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宣布来文基于属时理由可予受理。”[88]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rlos Ríos* 和 *Francisco Ríos* 诉智利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14 条，根据该条的规定，“简单国际不法行为是指不具有持续性质的行为，因此，‘该行为发生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即使其影响持续存在’。”[89] 与此相反，“持续性的不法行为延续的时间为该违背行为一直不遵守具体义务的整个期间。一旦该行为的影响停止或主要义务不再存在，违背行为即告停止”。[90] 仲裁庭强调，根据第 14 条，“确定一项不法行为是简单的还是持续性的，主要取决于

[85]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8/5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4 月 19 日，第 126 段。

[86]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8-06 号案，终局裁决，2021 年 6 月 22 日，第 269 段。

[87] 见 *Víctor Pey Casado* 和基金会主席 *Allende* 诉智利共和国案，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98/2 号案，关于撤销的裁决，2020 年 1 月 8 日，第 681 段。

[88] *S.C.*和 *G.P.*诉意大利(E/C.12/65/D/22/2017)，第 6.5 段，其中提到 *Merino Sierra* 和 *Marino Sierra* 诉西班牙案(E/C.12/59/D/4/2014)，第 6.7 段，以及 *Alarcón Flores* 等人诉厄瓜多尔案(E/C.12/62/D/14/2016)，第 9.7 段。

[8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6 号案(见上文脚注 36)，第 187 段。

[90] 同上，第 200 段。

主要义务的内容，它表明该义务能否持续违背(例如，在非法拘留外国公职人员期间)或不能持续违背(例如，在非法使用武力的孤立事件中)。”[9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Infinito Gold Ltd.*公司诉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14 条及其评注，指出其必须“确定一项行为能够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时间点”。[92] 特别是，仲裁庭援引评注第(13)段，将一项行为的准备行为与该行为本身区分开来。[93] 仲裁庭的结论是，“一项简单行为在其已经‘实施’或‘完成’时‘发生’；‘完成’的概念涉及该行为能够构成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点，这取决于主要义务的内容；违背义务行为不必在一项单独的行为中完成”。[94]

第 15 条[95]
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Hydro S.r.l.*等人诉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案中援引了第 15 条，指出不溯既往原则“并不排除在索赔人获得投资后，一系列行为导致总体违背义务时适用条约义务”。[96] 仲裁庭指出，“在这些行为中的最后一个行为发生并(总体上)违反适用规则时，复合行为即‘具体化’或‘发生’”。[97]

国际仲裁庭(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

仲裁庭在 *Duzgit Integrity* 号轮仲裁(马耳他共和国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案中回顾指出，根据第 15 条第 2 款，以复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持续的时间从一系列作为或不作为中的第一个开始发生到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并且一直不遵守国际义务的整个期间”。仲裁庭分析了事实，得出结论认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从某些行政诉讼开始一直延续到释放该轮的一系列行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在整个相关期间都是国际不法行为。[98]

---

[91] 同上。

[9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5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6 月 3 日，第 231 段；另见第 232-234 段。

[93] 同上，第 234 段。

[94] 同上，第 235 段。

[95] 另见 *Victor Pey Casado* 和基金会主席 *Allende* 诉智利共和国案，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98/2 号案(见上文脚注 87)，第 681 段。

[96]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28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4 月 24 日，第 557-558 段。

[97] 同上，第 558 段，援引 *Pac Rim Cayman LLC* 诉萨尔瓦多共和国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09/12 号案，关于被告方管辖权异议的裁决，2012 年 6 月 1 日，第 2.74 段。

[98]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4-07 号案，赔偿裁决，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86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Global Telecom Holding S.A.E.*公司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15 条及其评注，指出，特别是在复合行为的情况下，“只有在构成不法行为所需的作为或不作为中的最后一个发生时(如国际法委员会所指出的，不一定是一系列行为中的最后一个行为)，投资者才能知道该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99]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rlos Ríos* 和 *Francisco Ríos* 诉智利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15 条及其评注，指出“复合不法行为是指国家的一系列作为或不作为所产生的行为，这些作为或不作为从总体上看足以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背，而不论该系列中的每个单独作为或不作为是否也可能被视为构成对不同义务的不法行为”。[100] 仲裁庭继续解释说：

> 在复合不法行为的情况下，有一个国家行为，连同之前的行为一起考虑，跨越了构成违背义务行为的门槛。正是这一行为决定了受影响的主体能够意识到违背行为和由此产生的损害的时间点。其他后来的作为和不作为可能加重已经越过门槛的复合不法行为，但这与确定违背行为和所造成的损害的目的不相关。[10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Infinito Gold Ltd.*公司诉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第 15 条的评注“明确说明，要构成复合违背行为，各种行为不得分别构成与复合行为相同的违背行为(尽管它们可以分别构成不同的违背行为)。评注也澄清违背行为不能随一系列行为中的第一个行为而‘发生’”。[102]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OOO Manolium Processing* 公司诉白俄罗斯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虽然“第 15 条第 1 款界定了复合违背行为被视为发生的时刻，第 2 款界定了违背行为的日期和延续时间”，[103] 但这些规定“并没有解决条约生效如何影响一系列行为的问题，其中有些行为发生在条约生效之前，有些行为发生在该条约生效之后。”[104] 仲裁庭认为，“适当的解决办法是将综合索赔分解为与生效日期之前

[9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6/16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3 月 27 日，第 411 段。

[100]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6 号案(见上文脚注 36)，第 189 段。

[101] 同上，第 190 段。

[10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5 号案(见上文脚注 92)，第 230 段。

[103]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8-06 号案(见上文脚注 86)，第 277 段。

[104] 同上，第 280 段。

的措施有关的个别索赔和与生效日期之后的措施有关的索赔——仲裁庭只对生效日期之后发生的措施所产生的索赔拥有裁决权”。[105]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第 16 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

欧洲人权法院

在 *Big Brother Watch* 等诉联合王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指出，第 16 条与外国情报部门截获通信的案件相关，“条件是接收国援助或协助外国情报部门截获通信，而这对负责该情报部门的国家来说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接收国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而且该行为如果由接收国实施会成为国际不法行为”。[106]

第 17 条
指挥或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

欧洲人权法院

在 *Big Brother Watch* 等诉联合王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指出，第 17 条与外国情报部门截获通信的案件相关，“条件是接收国对外国政府行使指挥或控制”。[107]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 23 条
不可抗力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引用了第 23 条，指出“根据法律，在不法行为是起因于‘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该国无力控制、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以致该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时，就发生了不可抗力。”[108] 然而，仲裁庭的结论是，在本案的事实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国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其义务。

[105] 同上，第 281 段。

[106] 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见上文脚注 63)，第 495 段。

[107] 同上。

[108]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8 号案，裁决书，2020 年 4 月 17 日，第 347 段。

第 24 条
危难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引用了第 24 条，指出在危难情况下，“实施不法行为者‘为了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的其他人的生命……别无其他合理方法。’同样，如前所述，不清楚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何以成为挽救生命的唯一途径”。[109]

第 25 条
危急情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25 条，解释说，在危急情况下，“如果一国的行为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则可解除其违背国际义务的责任。这意味着，在本案中，马达加斯加执法部门在当地的不作为……必须是这种‘唯一办法’。只要阐明这一假设，就足以看出它没有任何依据”。[110]

第 26 条
对强制性规范的遵守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其关于“巴勒斯坦国诉以色列”的国家间来文的管辖权决定中，引用了第 26 条的评注，指出“几个国际机构已经认识到，禁止种族歧视原则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是一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国际法委员会曾表示，已被明确接受和承认的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包括禁止实行侵略、灭绝种族、奴役、种族歧视、危害人类罪行和酷刑，还包括自决权”。[111]

第 27 条
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Eco Oro* 矿产公司诉哥伦比亚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27 条，根据该条，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妨碍对有关行为所造成的任何实质损失的补偿问题；并提到第 36 条。[112] 因此，仲裁庭裁定，根据适用的投资条约，“虽然一

[109] 同上，第 349 段。

[110] 同上，第 348 段。

[111] CERD/C/100/5，第 40 段。

[11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6/4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1)，第 835 段。

国可以根据条约所述目标采取或执行一项措施”，但“这并不妨碍投资者主张……这种措施使其有权获得补偿”。[113]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 30 条
停止和不重复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Pawlowski AG* 公司和 *Project Sever s.r.o.*公司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根据第 30 条，“[国家]因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首要义务”是“在该行为持续时，停止该行为”，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不重复该行为的适当承诺和保证”。[114]

第 31 条
赔偿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William Richard Clayton, Douglas Clayton, Daniel Clayton* 和 *Bilcon of Delaware* 公司诉加拿大政府一案中，仲裁庭提及第 31 条的评注，指出“根据国际法，一受害国未采取合理步骤限制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可能导致从赔偿中减去本可避免的损害数额。”[115]

仲裁庭指出，“减轻损害的义务是对补偿性损害赔偿的限制”，其理由是“鼓励效率和尽量减少不法行为(诸如违反条约)的后果”。[116] 仲裁庭具体指出，“减轻损害的义务在下列情况下适用：㈠ 索赔人在违反条约行为发生后不合理地不作为；或㈡ 索赔人在违反条约行为发生后采取不合理的行为”。[117] 仲裁庭解释说，“减轻损害原则的第一个方面涉及索赔人在违反条约行为发生后不合理地不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索赔人本可以减少所产生的损害(包括为此产生某些额外费用)”，而第二个方面“则相反，涉及索赔人在违反条约行为发生后不合理地产生费用，从而导致其索赔额增加”。[118]

---

[113] 同上，第 830 段。

[11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2)，第 723 段。

[115]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09-04 号案，损害赔偿裁决书，2019 年 1 月 10 日，第 196 段。

[116] 同上，第 204 段。

[117] 同上，第 204 段。

[118] 同上，第 205 段。

国际海洋法法庭

在 *M/V "Nor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一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回顾第 31 条“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119] 并强调“所犯不法行为与所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120]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Serafín García Armas* 和 *Karina García Gruber* 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31 条，指出“习惯国际法也承认索赔人有权因被告的行为所致损害而获得充分赔偿”。[12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9REN Holding S.à.r.l.*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在《能源宪章条约》中没有相关“明确的数量指导”的情况下，“不得不诉诸习惯国际法的充分赔偿原则”，并提及第 31 条。[122]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olEs Badajoz GmbH* 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仲裁庭认为，国家应给予投资者的赔偿“受关于国家责任的习惯国际法的管辖”，并提及 *Chórzow* 工厂案和第 31 条。[123] 仲裁庭强调，“应予赔偿的损害包括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并援引第 31 条的评注指出，“第 31 条的一般要求体现了不过于牵强的充分因果关系的概念”。[124]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 公司和 *C.I. Prodeco S.A* 公司诉哥伦比亚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Chórzow* 工厂案采用了充分赔偿原则，并“随后在条款中得到编纂”。[125] 法庭的结论是，“关于对违反国际法行为进行赔偿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载于国际法委员会条款”，并特别援引了第 31 条。[126]

---

[119] 海洋法法庭，*M/V "Nort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案(见上文脚注 12)，第 95 页，第 318 段，援引《国家对区域内活动的责任和义务，咨询意见》，2011 年 2 月 1 日，*海洋法法庭*，《2011 年案例汇编》，第 10 页，见第 62 页，第 194 段。

[120] 同上，第 97-98 页，第 333 段，援引 *M/V "Virginia G"*号(巴拿马/几内亚比绍)案(见上文脚注 12)，第 118-120 页，第 435、439 和 442 段。

[121]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3-03 号案，终局裁决，2019 年 4 月 26 日，第 476 段。

[12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15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5 月 31 日，第 373 段。

[123]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38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7 月 31 日，第 476 段，援引常设国际法院，*Chórzow* 工厂案，1928 年 9 月 13 日第 13 号判决(赔偿要求)(案情实质)，*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第 17 号，第 1 页，见第 47 页。

[12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38 号案(见前脚注)，第 477 段。

[125]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6/6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8 月 27 日，第 1567 段。

[126] 同上，第 1569-1570 段。

美洲人权法院

在 *Álvarez Ramos* 诉委内瑞拉一案中，美洲人权法院援引了国家责任条款和《美洲人权公约》，指出“任何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造成损害，就有义务作出适当赔偿，这一规定反映了构成当代国家责任法基本原则之一的习惯规范”。[127]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OperaFund Eco-Invest SICAV* 公司和 *Schwab Holding* 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虽然适用的投资保护条约没有“具体说明违背行为的后果……，但习惯国际法却适用”。仲裁庭回顾，“习惯国际法的相关原则源自[常设国际法院]在 Chórzow 工厂案中的判决，并记录在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第 31 至 38 条中”。[128]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Perenco Ecuador 有限公司诉厄瓜多尔一案的仲裁庭在评估国家应支付投资者的赔偿额时认定，对于违反相关投资条约所载保护标准的法令颁布之前的期间，不应支付任何赔偿，并回顾，根据第 31 条评注，“只有‘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才必须得到充分赔偿”。[129]

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在 *Cesti Hurtado* 诉秘鲁一案的命令中援引了第 1 条和第 31 条，回顾“每当一国被认定对造成损害的国际不法行为负有责任时，该国就有义务对损害作出充分赔偿”。[130]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RWE Innogy GmbH 公司和 *RWE Innogy Aersa S.A.U.*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的仲裁庭提及第 31 条及其评注，指出“一项基本主张，即赔偿必须‘尽可能消除非法行为的所有后果，并恢复实行不法行为以前极可能存在的状况’”。[13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特设委员会

在 *Víctor Pey Casado* 和基金会主席 *Allende* 诉智利共和国一案中，撤销诉讼程序中的特设委员会驳回了一个论点，即违背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持续行为的性质可能影响有关适当赔偿的分析。相反，委员会指出，“一个不法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一系列行为’不产生任何区别，正如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第 14 条和第 15 条明确

[127] 美洲人权法院汇编(C)，第 380 号，判决书(初步反对意见、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2019 年 8 月 30 日，第 192 段。

[128]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36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9 月 6 日，第 609 段。

[12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08/6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9 月 27 日，第 127 段。

[130] 美洲人权法院，命令(请求采取临时措施并监测判决书的遵守情况)，2019 年 10 月 14 日，第 30 段。

[13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34 号案，关于管辖权、责任和某些数量问题的裁决，2019 年 12 月 30 日，第 685 段(另见第 733 和 741 段)，援引常设国际法院，*Chórzow* 工厂案(见上文脚注 123)，第 47 页。

规定的那样。一系列行为不能消除一个或多个行为的不法性，也不能解除有不法行为者按照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第 31 条的规定对损害作出充分赔偿的义务”。[132]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在 2020 年作出的一项部分裁决中，伊朗-美国索赔法庭指出，“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31 条第 1 款所反映的习惯国际法，‘责任国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作出充分赔偿’”。[133] 法庭提及第 31 条的评注，指出“根据国际法，一受害国未采取合理步骤限制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可能导致从赔偿中减去本可避免的损害数额”。[134]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提及第 31 条第 2 款，并回顾，“损害‘包括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物质损害还是精神损害’”。[135]

国际仲裁庭(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

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在*“Enrica Lexie”*事件(意大利诉印度)中回顾，“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所编纂的习惯国际法，‘责任国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作出充分赔偿’，其中可包括‘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任何损害，不论是物质损害还是精神损害’。具体而言，充分赔偿应单独或合并地采取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的方式”。[136]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德国电信公司诉印度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认为，它“必须设法执行在 *Chórzow* 工厂案中所规定并在国际法委员会条款中重申的习惯国际法规定的充分赔偿原则，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137] 此外，仲裁庭回顾：

>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31 条，根据国际法确定损害意味着一个分三步的过程：
>
> 一. 确定违背行为；
>
> 二. 确定损害是由该违背行为造成的(因果关系)；和
>
> 三. 确定对所造成的损害应给予的补偿数额(损害的估值或量化)。[138]

[13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98/2 号案(见上文脚注 87)，第 681 段。

[133]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裁决书编号：604-A15 (II:A)/A26 (IV)/B43-FT(见上文脚注 31)，第 1787 段。

[134] 同上，第 1796 段。

[135]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8 号案(见上文脚注 108)，第 396 段。

[136]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5-28 号案(见上文脚注 34)，第 1082 段。

[137]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4-10 号案，终局裁决，2020 年 5 月 27 日，第 287 段。

[138] 同上，第 119 段。

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在 *Galindo Cárdenas* 等诉秘鲁一案的临时措施令中援引了第 1 条和第 31 条，指出“根据国际法，每当一国被认定对造成损害的国际不法行为负有责任时，该国就有义务对损害作出充分赔偿”。[139]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EAG GmbH* 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仲裁庭认定，在适用的投资条约中没有关于赔偿的具体规则的情况下，第 31 条的一般规则是适用的，[140] 根据该条，“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必须是造成损害的实际和直接原因”。[141]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Cairn Energy PLC* 公司和 *Cairn UK Holdings Limited* 公司诉印度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第 31 条及其评注指出，印度“只有义务修复‘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其中包括‘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物质或精神损害’”，并指出，“必须修复的只有‘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而不是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任何和一切后果’”。[142]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ilver Ridge Power B.V.*公司诉意大利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认为，根据“代表习惯国际法的第 31 条第 1 款，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作出充分赔偿。因此，毫无疑问，根据一般国际法，在指称的违背国际法义务行为与由此造成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提出赔偿要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143] 仲裁庭还援引了第 1 条和第 2 条。[144]

美洲人权委员会

在 *Ronald Enrique Castedo Allerding* 诉玻利维亚一案中，美洲人权委员会援引第 31 条提到，“国际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当一国违背其任何国际义务时，它就要承担国际责任，这就立即使它有义务对其不遵守义务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充分赔偿”。[145] 因此，赔偿“是一国因违背国际法规定的主要义务而产生的次要义务”。[146]

[139] 美洲人权法院，命令(请求采取临时措施并监测判决书的遵守情况)，2020 年 9 月 3 日，第 17 段。

[140]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4 号案，关于管辖权、责任和数量指示的裁决，2020 年 10 月 8 日，第 745 段。

[141] 同上，第 748 段。

[142]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6-07 号案，终局裁决，2020 年 12 月 21 日，第 1862 段。

[143]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37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2 月 26 日，第 513 段。

[144] 同上，第 512 段。

[145] 美洲人权委员会，第 1178-13 号请愿书，第 117/21 号可受理性报告，2021 年 6 月 13 日，第 40 段。

[146] 同上。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OOO Manolium Processing* 公司诉白俄罗斯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第 31 条和第 36 条指出，本案中有关条约的条款“规定，适当赔偿应按公平市场价值计算，这条规定符合充分赔偿所造成损害的原则；自常设国际法院关于 *Chórzow* 工厂案的开创性裁决以来，这一原则已在判例中牢固确立，并随后在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中编纂成法”。[147]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特设委员会

*卢森堡基础设施服务有限公司和 Energía Termosolar B.V.*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的撤销诉讼程序中的特设委员会援引第 31 条案文指出，国际法“规定，赔偿必须‘尽可能消除非法行为的所有后果，并恢复实行不法行为以前极可能存在的状况’”。[148]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Eco Oro 矿产*公司诉哥伦比亚共和国一案中的仲裁庭指出，根据第 31 条，“哥伦比亚只需要对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作出充分赔偿”。[149] 然而，投资者“必须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其损失是哥伦比亚的行为直接造成的”。[150] 仲裁庭同意，就确定损失数量而言，“适当的标准是按照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的规定，对因违背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给予充分赔偿”。[151]

(解决投资争端中心附加便利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Lion Mexico Consolidated L.P.*公司诉墨西哥合众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习惯国际法的充分赔偿原则已体现在第 31 条第 1 款中”。[152]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Pawlowski AG* 公司和 *Project Sever s.r.o.*公司诉捷克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第 31 条，该条“要求不法行为国对‘造成的损害’作出‘充分赔偿’”，作为国际不法行为的“第二种后果”。[153]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sinos Austria International GmbH* 公司和 *Casinos Austria Aktiengesellschaft* 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提供充分赔偿的义务是“习惯国际法

[147]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8-06 号案(见上文脚注 86)，第 618 段。

[148]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3/31 号案，关于撤销的裁决，2021 年 7 月 30 日，第 251 段，援引常设国际法院，*Chórzow* 工厂案(见上文脚注 123)，第 47 页。

[14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编号：ARB/16/41(见上文脚注 51)，第 839 段。

[150] 同上，第 839 段。

[151] 同上，第 894 段。

[15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5/2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9 月 20 日，第 623 段。

[153]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2)，第 725 段。

的一部分……并载于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31 条第 1 款”。[154] 仲裁庭强调，“违反国际法行为与对索赔人造成的损害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只有‘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才必须得到充分修复。相比之下，假设损害、推测损害以及未确定损害和间接损害不能得到赔偿”。[155]

此外，仲裁庭认定，提供充分赔偿的义务“还涵盖‘若非’被上诉人的非法行为则索赔人本不会遭受的间接损害”，其中包括“在国际不法行为发生后发生的间接损害”。[156]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伊朗国民银行和伊朗出口银行诉巴林王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31 条的案文，并回顾，“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的必然结果是，责任国必须修复其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157] 仲裁庭还提及第 36 条[158] 和第 37 条。[159]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的赔偿判决中指出，第 31 条“反映了习惯国际法”。[160] 在分析关于冲突期间生命损失的专家证据时，法院指出，“冲突期间丧失的一些生命(数目无法确定)可被视为死因与乌干达国际不法行为的关系过于牵强，不能作为向乌干达提出赔偿要求的依据”，并得出结论认为，“作为证据提出的死亡率调查不能帮助确定可归因于乌干达的死亡人数”。[161]

第 32 条
与国内法无关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Renco Group* 公司诉秘鲁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提及第 32 条，指出，“虽然国际法一般认为个别国家的国内法与一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无关，但[仲裁庭]也承认，可能会出现没有明确适用的条约或习惯国际法义务的问题。……在

[15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32 号案(见上文脚注 26)，第 441 段。

[155] 同上，第 442 段。

[156] 同上，第 575 段。

[157]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7-25 号案，终局裁决，2021 年 11 月 9 日，第 738 段。

[158] 同上，第 740 段。

[159] 同上，第 701 段。

[160] 国际法院，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判决书(赔偿)，2022 年 2 月 9 日，第 70 段。

[161] 同上，第 148 段。

这一领域，特别是在拟适用的国际规则源于类似的国内法的情况下，可以援引‘国内法律制度普遍接受的规则’，以便最终结果不‘脱离现实’”。[162]

欧洲联盟法院

在欧洲联盟委员会诉匈牙利一案中，欧洲联盟法院大审判庭认定，从第 32 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责任国不得以其国内法的规定作为不遵守国际法义务的理由”。[163]

第 33 条
本部分所载国际义务的范围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onocoPhillips Petrozuata B.V.*等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在处理第 31 条规定的充分赔偿原则时，提及第 33 条，指出，“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定‘不妨碍任何人或国家以外的任何实体由于一国的国际责任可能直接取得的任何权利’(第 33 条第 2 款)”。[164]

第二章
赔偿损害

第 34 条[165]
赔偿方式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在 2020 年作出的一项部分裁决中指出，“习惯国际法承认为履行责任国充分赔偿义务的途径的赔偿方式包括……恢复实物原状和补偿”。[166]法庭特别回顾了第 34 条和第 35 条的案文。[167]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Cairn Energy PLC* 公司和 *Cairn UK Holdings Limited* 公司诉印度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34 条，指出充分赔偿“应单独或合并地采取恢复原状、补

[162]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9-46 号案(见上文脚注 83)，第 213 段。

[163] 欧洲联盟法院(大审判庭)，案件编号：C-66/18(见上文脚注 22)，第 90 段。

[16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07/30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3 月 8 日，第 208 段。

[165] 另见国际法院，*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见上文脚注 160)，第 101 段。

[166]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裁决书编号：604-A15(II:A)/A26(IV)/B43-FT(见上文脚注 31)，第 1788-1789 段。

[167] 同上，第 1789 和 1847 段。

偿和抵偿的方式”。[168] 对该条款进行分析之后，仲裁庭认定，适当的恢复原状将包括被上诉人撤回征税要求，从而解除投资者的任何纳税义务。[169]

(解决投资争端中心附加便利规则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Lion Mexico Consolidated L.P.*公司诉墨西哥合众国一案中指出，第 31 条所编纂的习惯法要求充分赔偿，并且“第 34 条提供了额外的指导”，说明对所造成损害的此类充分赔偿可能采取的方式。[170]

第 35 条[171]
恢复原状

欧洲人权法院

在伊尔加尔·马迈多夫诉阿塞拜疆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援引了第 35 条，该条包含“国际法的原则，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根据这些原则有义务恢复原状……，条件是恢复原状并非‘实际上办不到’，而且‘从恢复原状而不要求补偿所得到的利益不致与所引起的负担完全不成比例’”。[172] 法院还援引了第 30 至 32 条和第 34 至 37 条。[173]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公司和 *C.I. Prodeco S.A.*公司诉哥伦比亚共和国一案中援引了第 35 条，解释说，根据该条，“恢复原状——相对于补偿——是国际不法行为受害方可采用的第一种赔偿方式”。[174] 仲裁庭指出，根据条款，“排除恢复原状可能性的两个因素”是：恢复原状是否实际上办不到，以及是否对违背方造成过重的负担。[175] 仲裁庭在提及第 36 条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为确保充分赔偿，恢复原状必须通过补偿来完成”。[176]

[168]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6-07 号案(见上文脚注 142)，第 1872 段。

[169] 同上，第 1874 和 1877 段。

[170]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5/2 号案(见上文脚注 152)，第 623-625 段。

[171] 另见 *Pawlowski AG* 公司和 *Project Sever s.r.o.*公司诉捷克共和国一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2)，第 373 段。

[172] 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伊尔加尔·马迈多夫诉阿塞拜疆案中根据第 46 条第 4 款提起的诉讼，第 15172/13 号申请，判决书，2019 年 5 月 29 日，第 151 段。

[173] 同上，第 84-88 段。

[17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6/6 号案(见上文脚注 125)，第 1572 段。

[175] 同上，第 1576 段。

[176] 同上，第 1577 段。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在 2020 年作出的一项部分裁决中，伊朗-美国索赔法庭援引了第 35 条，回顾指出，“恢复原状是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主要方式”。[177] 因此，法庭得出结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命令美国安排转让 Stradivarius 公司是适当的补救办法，以便使伊朗处于若未发生美国违背行为本会处于的状况”。[178]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35、36 和 38 条，指出，在投资法中，“充分赔偿可以采取恢复原状或补偿的方式”，外加利息。[179]

第 36 条[180]
补偿

国际海洋法法庭

在 *M/V “Nor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一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指出，第 36 条第 2 款规定，“补偿应弥补在经济上可评估的任何损害，包括可以确定的利润损失”。[18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9REN Holding S.à.r.l.* 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仲裁庭在评估应赔偿的诉讼费数额时提及第 36 条，指出诉讼费索赔是根据《解决投资争端公约》和《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程序规则》提出的，“而不是根据 *Chórzow* 工厂案和其他国际法原则作为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补偿”。[182]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Perenco Ecuador Limited* 公司诉厄瓜多尔一案中，仲裁庭认定，根据第 36 条，“如果损害没有通过恢复原状得到赔偿，仲裁庭应裁定给予补偿”。[183] 此外，仲裁庭强调，“关键的一点是，经济损害不仅必须是由非法行为直接造成的，而且必须是‘可评估的’，即能够加以评估”。[184]

---

[177]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裁决书编号：604-A15(II:A)/A26 (IV)/B43-FT(见上文脚注 31)，第 1789 段。

[178] 同上，第 1849 段。

[17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8 号案(见上文脚注 108)，第 396 段。

[180] 另见*“Enrica Lexie”*事件(意大利诉印度)，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5-28 号案(见上文脚注 34)，第 1088 段。

[181] 海洋法法庭，*M/V“Nor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见上文脚注 12)，第 116 页，第 431 段。

[18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15 号案(见上文脚注 122)，第 440 段。

[183]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08/6 号案(见上文脚注 129)，第 74 段。

[184] 同上，第 321-322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根据第 36 条，“普遍接受的是，可以对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附带费用提出补偿要求，只要这些费用在经济上可以评估并且是合理的”。[185]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仲裁庭在 *OOO Manolium Processing* 公司诉白俄罗斯共和国一案中指出，第 36 条第 1 款反映了一项一般原则，即“受害索赔人有义务证明东道国的违规行为与所要求的补偿之间存在足够密切的关系。补偿的义务只适用于法律上被视为非法行为后果的损害”。[186]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Eco Oro* 矿产公司诉哥伦比亚共和国一案中指出，“如果恢复原状不可能做到，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第 36 条第 1 款，一国的义务是对所造成的损害作出补偿”。[187]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Pawlowski AG* 公司和 *Project Sever s.r.o.* 公司诉捷克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解释说，“根据第 36 条，损害包括能够确定的利润损失”。[188] 此外，仲裁庭强调指出，第 36 条第 1 款反映了这样一项一般原则，即“受害索赔人有义务证明……实际上遭受了所称的损害数量，这种损害是东道国的行为造成的，而且因果关系足够密切(即不是‘太牵强’)”。[189]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sinos Austria International GmbH* 公司和 *Casinos Austria Aktiengesellschaft* 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由于当事方既没有要求也没有提议恢复索赔人的原状……，而且实际上也办不到，因此，在本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唯一赔偿方式是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36 条所指的补偿”。仲裁庭还援引了该条，指出“根据该条第 1 款，被上诉人‘有义务补偿所造成的损害’；根据该项规定的第 2 款，‘补偿应弥补在经济上可评估的任何损害，包括可以确定的利润损失’”。[190]

[185]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8 号案(见上文脚注 108)，第 427 段。

[186]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8-06 号案(见上文脚注 86)，第 657 段。

[187]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6/4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1)，第 894 段。

[188]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2)，第 726 段。

[189] 同上，第 728-729 段。

[190]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32 号案(见上文脚注 26)，第 441 段。

第 37 条[191]
抵偿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Pawlowski AG* 公司和 *Project Sever s.r.o.*公司诉捷克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提到抵偿是充分赔偿可以采取的三种方式之一，并解释说，抵偿“可包括第 37 条确定的承认违背行为、表示遗憾、正式道歉，或另一种合适方式”。[192] 此外，仲裁庭指出，“(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37 条第 3 款确定的)唯一限制是抵偿不应与损失不成比例，而且不得采取羞辱责任国的方式”。[193]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一案关于赔偿的判决书中，在分析以“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的方式做出赔偿的请求时，提到了第 37 条及其评注，[194] 指出第 37 条第 2 款所列的抵偿方式“并非详尽无遗。原则上，抵偿可包括‘对其行为造成国际不法行为的个人采取纪律或刑事行动’等措施”。[195]

第 38 条
利息

国际海洋法法庭

在 *M/V “Nor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一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援引了第 38 条，并指出，委员会在其评注中指出，“对于应付利息额的量化和评估问题国际上没有统一做法”。[196]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Tethyan Cooper Company Pty Limited* 公司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引用了第 38 条，称该条“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规定的[充分赔偿]标准”。[197]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法庭在 *Stans* 能源公司和 *Kutisay*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吉尔吉斯共和国(二)一案中论述，“充分赔偿的原则……意味着，Stans 能源公司有权获得适用于估价之日……至裁决之日的裁决前利息，以及法庭裁定的全部损害赔偿额的裁决后利

[191] 另见*“Enrica Lexie”*事件(意大利诉印度)，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5-28 号案(见上文脚注 34)，第 1087 段。

[19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2)，第 726 段。

[193] 同上，第 738 段。

[194] 国际法院，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见上文脚注 160)，第 388 段。

[195] 同上，第 389 段。

[196] 海洋法法庭，*M/V “Norstar”*号(巴拿马诉意大利)(见上文脚注 12)，第 122 页，第 447-458 段。

[197]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2/1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7 月 12 日，第 1780 段。

息”，并“可从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38 条体现的国际法规定的恢复原状原则中得到指导”。[198]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OperaFund Eco-Invest SICAV* 公司和 *Schwab Holding* 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指出，“裁决前利息符合充分赔偿原则，在投资仲裁中也得到普遍接受，并且这一原则载于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第 38 条”。[199] 仲裁庭补充指出，“正如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第 38 条评注(12)所承认的，裁决后利息是鼓励付款的一种措施”。[200]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RREEF* 基础设施*(G.P.)*有限公司和 *RREEF Pan-European Infrastructure Two Lux S.à r.l.*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提到了第 38 条，指出“利息(无论是裁决前利息还是裁决后利息)是充分赔偿原则的必要后果。这是对在继续扣留本金付款期间因无法使用本金而遭受的损失的补偿”。[201]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一案中指出，根据第 38 条，充分赔偿可以采取恢复原状或补偿的方式，“必要时，还要加上资本的利息，‘以确保充分赔偿’”。[202]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rabag SE* 公司诉利比亚一案中，仲裁庭在分析裁决书中确定的赔偿利息应该是单利还是复利的问题时，提到了第 38 条。仲裁庭提到了第 38 条的评注，指出，“只有在‘部分复合要素作为充分赔偿的一个方面属于合情合理的特殊情况’时，才应裁决给予复利”。[203]

国际仲裁庭(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

在 *Duzgit Integrity* 仲裁案(马耳他共和国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中，仲裁庭指出，“利息被公认为裁定给予金钱损害赔偿情况下的充分赔偿的一个要素，而且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中也得到如此承认。不过，在特定案件中是否需要裁决给予利息以及适当的利率和计算方式，取决于实现充分赔偿所需的条件”。由于国家责任条款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没有规定具体规则，“这一确定属于

[198]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5-32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8 月 20 日，第 849 段。

[199]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36 号案(见上文脚注 128)，第 718 段。

[200] 同上，第 722 段。

[20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3/30 号案，裁决书，2019 年 12 月 11 日，第 65-66 段。

[20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8 号案(见上文脚注 108)，第 396 段。

[203]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AF)/15/1 号案(见上文脚注 59)，第 962 段。

仲裁庭的酌处权，但须符合充分赔偿的总体目标”。[204] 仲裁庭接着分析了在各种索赔条目下是否应就损害赔偿支付利息。[205]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Cairn Energy PLC* 公司和 *Cairn UK Holdings Limited* 公司诉印度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提到第 38 条第 1 款时指出，“利息是充分赔偿的一个组成部分”。[206] 仲裁庭补充说：

> 给予利息的裁决必须使索赔人处于如果没有发生违背行为他们本来会处于的状况。裁决给予利息的目的是就索赔人被剥夺本可用于投资或用于偿还现有债务或避免新债务的资金作出补偿。在当今经济中，这意味着索赔人不得不放弃赚取复利的机会，或被迫支付复利。[207]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仲裁庭在 *Abed El Jaouni* 和 *Imperial Holding SAL* 公司诉黎巴嫩共和国一案中提到了第 38 条，指出，“如国际法委员会条款所述，利息是习惯国际法规定的充分赔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裁决给予利息的目的与裁决对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给予损害赔偿的目的相同：使受害者处于若未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本会处于的经济地位”。[208]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 *Olympic Entertainment Group AS* 公司诉乌克兰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38 条，认定索赔人“有权就裁定给它的补偿获得裁决前和裁决后利息，以确保得到充分赔偿”。[209] 仲裁庭还援引了第 31 条和第 36 条。[210]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sinos Austria International GmbH* 公司和 *Casinos Austria Aktiengesellschaft* 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38 条，解释说，“根据对国际不法行为给予充分赔偿的原则，补偿金额应从估价日起至付款日止计息。这是从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国际法得出的结论”。[211] 在该案中，仲裁庭认为，从第 38 条的

[204]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4-07 号案(见上文脚注 98)，第 204 段。

[205] 同上，第 205-216 段。

[206]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6-07 号案(见上文脚注 142)，第 1955 段。

[207] 同上，第 1956 段。

[208]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3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1 月 14 日，第 356 段。

[209]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9-18 号案，裁决书，2021 年 4 月 15 日，第 183 段。

[210] 同上，第 140-141 段。

[21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32 号案(见上文脚注 26)，第 587 段。

意义上讲，复利是必要的，“以确保就违反旨在保护投资者投资的条约而给予投资者充分赔偿”，[212] 也有必要支付“自作出裁决之日起的诉讼费用”的利息。[213]

第 39 条
促成损害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Perenco Ecuador Limited* 公司诉厄瓜多尔一案中，仲裁庭提及第 39 条及其评注，并回顾后者指出，该条着眼于“在国内法律制度中所指的‘与有过失’、‘相对过失’、‘受害者的过失’等”。仲裁庭接着回顾，根据其评注第(5)段，“第 39 条只要求将那些可认为属于故意或疏忽的行为或不行为加以考虑，即不法行为的受害者对其本人的财产或权利明显缺乏应有的注意”。[214]

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据称 Perenco 公司对厄瓜多尔的合同要求作出的反应所引起的所谓与有过失事例，均不可被视为构成第 39 条所述的故意或疏忽行为”。[215] 仲裁庭告诫说，“将一方当事人积极保护其合法权益等同于国际法委员会条款所述的故意行为或与有过失是错误的”，[216] 仲裁庭指的是投资者根据仲裁程序中规定的临时措施采取的行动。[217]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DS)2, S.A., Peter de Sutter* 和 *Kristof de Sutter* 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39 条及其评注，指出，在确定投资案件中的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到“受害者对损害的促成作用”。[218] 仲裁庭解释说，“根据判例法，一方当事人如果采取故意或疏忽行为，显示受损害方对自己的财产或权利缺乏应有注意，并且该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该当事方即对其所受损害有促成作用”。[219]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STEAG GmbH* 公司诉西班牙王国一案中，仲裁庭指出，根据第 39 条，“声称遭受损害的一方的行为，特别是其促成损害或伤害的行为，是分析和量化应补偿伤害的一个公认因素”。[220]

---

[212] 同上，第 592 段。

[213] 同上，第 610 段。

[214]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08/6 号案(见上文脚注 129)，第 344 段。

[215] 同上，第 352 段。

[216] 同上，第 359 段。

[217] 同上，第 360 段。

[218]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7/18 号案(见上文脚注 108)，第 396 段；另见第 460-461 段。

[219] 同上，第 461 段。

[220]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5/4 号案(见上文脚注 140)，第 760 段。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所设)国际仲裁庭

在 *Casinos Austria International GmbH* 公司和 *Casinos Austria Aktiengesellschaft* 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一案中，仲裁庭大多数成员未能“看到任何迹象表明，索赔人如国际法委员会条款第 39 条所述促成了损害，无论是对被上诉人的国际不法行为存在与有过失，还是违反了在撤销行为发生后减轻损害的义务”。[221]

第三章
严重违反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

第 40 条
本章的适用

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在一项关于一国退出《美洲人权公约》的后果的咨询意见中，在分析强行法规范过程中援引了第 40、41 和 48 条以及第 40 条的评注，指出第 40 条所载的义务“来自一些实质性行为守则，这些守则禁止由于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威胁到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而将被视为不可容忍的行为”。[222]

第 41 条
严重违反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

国际仲裁庭(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

在关于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沿岸国权利的争端(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一案中，仲裁庭在关于初步反对意见的裁决中指出，第 41 条规定，“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承认责任国严重或有计划地不履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规定的义务所造成的情势为合法”。[223] 尽管如此，仲裁庭的结论是，它不认为“乌克兰提及的[大会]决议可以被理解为禁止仲裁庭承认在克里米亚领土地位一事上存在争端”。[224] 仲裁庭还援引了第 40 条。[225]

[22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ARB/14/32 号案(见上文脚注 26)，第 444 段(脚注 521)。

[222] 美洲人权法院，《一个已宣布退出〈美洲人权公约〉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国家在人权事务中的义务》(《美洲人权公约》第 1 条、第 2 条、第 27 条、第 29 条、第 30 条、第 31 条、第 32 条、第 33 条至第 65 条和第 78 条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 3 条(l)款、第 17 条、第 45 条、第 53 条、第 106 条和第 143 条的解释和范围)，A 辑，第 26 号，OC-26/20 号咨询意见，2020 年 11 月 9 日，第 103-104 段。

[223]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7-06 号案，裁决书(初步反对意见)，2020 年 2 月 21 日，第 170 段。

[224] 同上，第 177 段。

[225] 同上，第 169 段。

第三部分
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一章
一国责任的援引

第 44 条[226]
可否提出要求

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规则)

在*伊朗国民银行和伊朗出口银行诉巴林王国*一案中，仲裁庭援引了第 44 条(b)项及其评注，并裁定，用尽当地救济办法并不是提出仲裁要求的一项条件。仲裁庭注意到评注中解释说，该条款“不涉及国际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问题，总的来说，也不涉及提交此类法院或法庭的案件可予受理的条件。确切地说，该条款界定了确定一国国际责任的条件以及另一国或多个国家援引该项责任的条件”。[227]

第 47 条
数个责任国

儿童权利委员会

在 5 个关于气候变化所涉法律问题的案件中(分别是 *Sacchi* 等人诉阿根廷、[228] 巴西、[229] 法国、[230] 德国[231] 和土耳其[232])，儿童权利委员会提到了第 47 条的评注，认定“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的集体性质并不能免除缔约国因来源于其境内的排放物可能对不论在何处的儿童造成的损害而可能产生的单独责任”。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在关于*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一案的赔偿判决中，提到了第 31 条和第 47 条的评注，指出“在某些情形下，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体的多重原因造成了伤害，可能要求一个行为体对所受损害作出充分赔偿……。在多个行为体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其他情形下，这种损害的部分责任则应在这些行为体之间加以分配”。[233]

***

[226] 另见 *Michael Ballantine 和 Lisa Ballantine 诉多米尼加共和国*案，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6-17 号案，终局裁决，2019 年 9 月 3 日，第 194 段。

[227] 常设仲裁法院第 2017-25 号案(见上文脚注 157)，第 516-518 段和第 526 段。

[228] *Sacchi* 等人诉阿根廷案(CRC/C/88/D/104/2019)，第 10.10 段。

[229] *Sacchi* 等人诉巴西案(CRC/C/88/D/105/2019)，第 10.10 段。

[230] *Sacchi* 等人诉法国案(CRC/C/88/D/106/2019)，第 10.10 段。

[231] *Sacchi* 等人诉德国案(CRC/C/88/D/107/2019)，第 9.10 段。

[232] *Sacchi* 等人诉土耳其案(CRC/C/88/D/108/2019)，第 9.10 段。

[233] 国际法院，*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见上文脚注 160)，第 98 段。

附件

技术报告

一. 导言

1. 大会在第 71/133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编写一份技术报告，以表格形式列出自 2001 年以来编纂的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这些条款的裁判汇编所载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以及会员国自 2001 年以来在给国际性法院、法庭及其他机构的呈件中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并请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提交这份材料。第一份技术报告于 2017 年编写完成。[1] 大会在第 74/180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更新技术报告，并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提交这份材料。

2. 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秘书处审查了下列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的裁判和会员国提交给它们的呈件：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伊朗-美国索赔法庭；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专门小组和上诉机构；各国际仲裁庭；[2]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世界银行行政法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政法庭；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以《宪章》和条约为基础的普遍性人权和人道法机构；美洲人权委员会；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欧洲联盟法院；加勒比法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法院；以及非洲商法统一组织的司法和仲裁共同法院。

3. 本报告以秘书处编写的五份汇编和上一份技术报告为基础，述及 332 个案件，在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期间作出的可公开查阅的裁判中，有 786 处提到国家责任条款。

4. 此外，本报告还述及会员国向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交的呈件中 680 处提及这些条款的情况。[3] “呈件”一词包括书面和口头呈件(如有的话)。如果会员国的呈件未公开，则在可获得的情况下，从相应法院、法庭或其他机构的裁判中所概述的提及当事方呈件的参考资料中检索相关信息。一些法院、法庭或其他机构没有提供关于当事方呈件的信息，无论是作为单独的文件还是作为其裁判的一部分都未提供。

5. 本报告所列表格按来源机构(A 节)和年份(B 节)列出了提及国家责任条款的情况。本报告考虑到了援引这些条款作为与所涉问题相关或不相关的法律的情况，或提及这些条款作为国际性法院、法庭或其他机构作出裁判的依据的情况。

---

[1] A/71/80/Add.1。

[2] 仲裁庭包括根据《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常设仲裁法院或斯德哥尔摩商会的适用规则设立和/或管理或临时设立和/或管理的国际仲裁。

[3] 本附件已作更新，以反映报告的内容，并且仅用于说明会员国提交的呈件。

二. 表格

A. 按来源机构分列的提及国家责任条款的情况

1. 来源机构在裁判中提及条款的情况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赔偿委员会	仲裁庭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	世贸组织	海洋法法庭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人权理事会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黎特别法庭	欧洲联盟法院	加勒比法院	儿童权利委员会	经社文权利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国际刑事法院	西非经共体	共计
一般性评论	—	—	7	—	1	—	3	—	—	—	—	—	—	—	—	—	—	—	—	—	—	—	11
第一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1	—	—	10	—	—	3	2	—	—	1	—	—	—	—	—	—	—	—	—	—	1	4	21
2	—	—	19	—	—	1	3	—	—	1	—	—	—	—	—	—	—	—	—	—	—	2	26
3	1	—	29	—	—	—	1	—	—	3	—	—	—	—	—	1	—	—	—	—	—	—	35
第二章	—	—	7	—	1	—	2	—	—	—	—	—	—	—	—	—	—	—	—	—	—	—	10
4	1	—	65	—	7	—	3	—	1	3	—	—	—	—	1	1	—	—	—	1	—	4	87
5	—	—	37	—	1	1	5	—	—	2	—	—	—	—	—	—	—	—	—	—	—	—	46
6	—	—	3	—	—	—	4	—	—	—	—	—	—	—	—	—	—	—	—	—	—	—	7
7	—	—	10	—	1	—	8	—	—	2	—	1	—	—	1	—	—	—	—	—	—	—	23
8	1	—	28	—	2	1	6	—	—	1	—	—	—	—	—	—	—	—	—	—	—	—	39
9	—	—	2	—	—	—	—	1	—	—	—	—	—	—	—	—	—	—	—	—	—	—	3
10	1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1	—	—	6	—	1	—	2	—	—	—	—	—	1	—	—	—	—	—	—	—	—	—	10
第三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3	—	—	—	—	1	—	—	—	—	—	1	—	1	—	—	—	—	—	—	6
13	1	—	10	—	—	—	2	1	—	—	—	—	—	—	—	—	—	—	—	—	—	—	14
14	1	—	13	—	1	—	8	—	—	4	—	—	—	—	—	—	—	1	—	—	—	—	28
15	—	—	16	—	—	—	5	—	—	—	—	—	—	—	—	—	—	—	—	—	—	—	21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赔偿委员会	仲裁庭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	世贸组织	海洋法法庭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人权理事会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黎特别法庭	欧洲联盟法院	加勒比法院	儿童权利委员会	经社文权利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国际刑事法院	西非经共体	共计
第四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	—	1	—	—	—	7	—	—	—	—	—	—	—	—	—	—	—	—	—	—	—	9
17	—	—	—	—	—	—	2	—	—	—	—	—	—	—	—	—	—	—	—	—	—	—	2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20	—	—	1	—	1	—	—	—	—	—	—	—	—	—	—	—	—	—	—	—	—	—	2
21	—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22	1	—	2	—	—	—	—	—	—	—	—	—	—	—	—	—	—	—	—	—	—	—	3
23	—	—	5	—	—	—	1	—	—	—	—	—	—	—	—	—	—	—	—	—	—	—	6
24	—	—	2	—	—	—	—	—	—	—	—	—	—	—	—	—	—	—	—	—	—	—	2
25	1	—	24	—	—	—	—	—	—	—	—	—	—	—	—	—	—	—	—	—	—	—	25
26	—	—	2	—	—	—	1	—	—	1	—	—	—	—	—	—	—	—	1	—	—	—	5
27	—	—	9	—	—	—	—	—	—	—	—	—	—	—	—	—	—	—	—	—	—	—	9
第二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28	—	—	6	—	—	—	—	—	—	—	—	—	—	—	—	—	—	—	—	—	—	—	6
29	—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30	1	—	3	—	—	—	2	—	—	—	—	—	—	—	—	—	—	—	—	—	—	—	6
31	2	2	70	1	—	3	2	—	1	4	1	—	—	—	1	—	—	—	—	1	2	—	90
32	1	—	5	—	—	—	—	—	1	1	—	—	—	—	1	—	—	—	—	—	—	—	9
33	—	—	5	—	—	—	—	—	—	—	—	—	—	—	—	—	—	—	—	—	—	—	5
第二章	—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34	2	—	14	—	—	1	2	—	1	—	—	—	—	—	—	1	—	—	—	1	—	—	22
35	1	1	14	—	—	—	10	—	—	—	—	—	—	—	—	—	—	—	—	1	—	—	27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赔偿委员会	仲裁庭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	世贸组织	海洋法法庭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人权理事会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黎特别法庭	欧洲联盟法院	加勒比法院	儿童权利委员会	经社文权利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国际刑事法院	西非经共体	共计
36	2	—	40	—	—	1	3	—	—	—	—	—	—	—	—	—	—	—	—	—	—	—	46
37	1	—	7	—	—	—	2	—	—	—	—	—	—	—	—	—	—	—	—	—	—	—	10
38	2	1	30	—	—	1	—	—	—	—	—	—	—	—	—	—	—	—	—	—	1	—	35
39	—	—	16	—	—	—	—	—	—	—	—	—	—	—	—	—	—	—	—	—	—	—	16
第三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	—	1	—	—	—	1	—	—	1	—	—	—	—	—	—	—	—	—	—	—	—	3
41	1	—	1	—	—	—	—	—	—	1	—	—	—	—	—	—	—	—	—	—	1	—	4
第三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2	—	1	—	—	—	—	—	—	—	—	—	—	—	—	—	—	—	—	—	—	—	3
44	2	—	5	—		—	—	—	—	—	—	—	—	—	—	—	—	—	—	—	—	—	7
45	1	—	1	—	1	1	—	—	—	—	—	—	—	—	—	—	—	—	—	—	—	—	4
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	—	1	—	—	—	—	—	—	—	—	—	—	—	—	—	5	—	—	—	—	—	7
48	1	—	—	—	—	1	—	—	—	1	—	—	—	—	—	—	—	—	—	—	—	—	3
第二章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
49	—	—	2	—	2	—	—	—	—	—	—	—	—	—	—	—	—	—	—	—	—	—	4
50	—	—	2	1	—	—	—	—	—	—	—	—	—	—	—	—	—	—	—	—	—	—	3
51	—	—	1	—	3	—	—	—	—	—	—	—	—	—	—	—	—	—	—	—	—	—	4
52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
53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
5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	—	4	—	3	—	—	—	—	—	—	—	—	—	—	—	—	—	—	—	—	—	7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赔偿委员会	仲裁庭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	世贸组织	海洋法法庭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人权理事会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黎特别法庭	欧洲联盟法院	加勒比法院	儿童权利委员会	经社文权利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国际刑事法院	西非经共体	共计
56	—	—	—	1	—	—	—	—	—	—	—	—	—	—	—	—	—	—	—	—	—	—	1
57	—	—	—	—	—	—	—	—	—	—	—	—	1	—	—	—	—	—	—	—	—	—	1
58	1	—	—	—	—	—	1	—	—	—	—	—	—	—	—	—	—	—	—	—	—	—	2
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计	**30**	**4**	**546**	**3**	**28**	**14**	**88**	**3**	**4**	**26**	**1**	**1**	**2**	**1**	**4**	**5**	**5**	**1**	**1**	**4**	**5**	**10**	**786**

2. 按来源机构分列的在呈件中提及条款的情况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仲裁庭	世贸组织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	国际刑事法院	海洋法法庭	共计
一般性评论	7	9	4	3	1	—	1	1	—	—	26
第一部分	—	—	—	—	—	—	—	—	—	—	—
第一章	—	—	—	—	—	—	—	—	—	—	—
1	10	3	—	—	—	—	—	—	—	—	13
2	13	8	1	—	—	—	—	—	—	—	22
3	10	6	—	—	—	—	—	—	—	—	16
第二章	6	—	—	1	—	—	—	—	—	—	7
4	22	29	3	—	—	—	—	—	—	—	54
5	1	22	6	1	—	—	—	—	—	—	30
6	—	—	—	1	—	—	—	—	—	—	1
7	6	1	—	—	—	—	—	—	—	—	7
8	3	25	3	—	—	—	—	—	—	—	31
9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11	2	4	—	—	—	—	—	—	—	—	6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仲裁庭	世贸组织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	国际刑事法院	海洋法法庭	共计
第三章	—	—	—	—	—	—	—	—	—	—	—
12	6	3	—	—	—	—	—	—	—	—	9
13	1	9	1	—	—	—	—	—	—	—	11
14	12	4	2	—	—	—	—	—	—	—	18
15	1	9	1	—	—	—	—	—	—	—	11
第四章	—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17	—	1	—	—	—	—	—	—	—	—	1
18	1	—	—	—	—	—	—	—	—	—	1
19	—	—	—	—	—	—	—	—	—	—	—
第五章	5	—	—	—	—	—	—	—	—	—	5
20	4	—	1	—	—	—	—	—	1	—	6
21	4	—	—	—	—	—	—	—	1	—	5
22	7	2	—	—	—	—	—	—	1	—	10
23	2	1	—	—	—	—	—	—	1	—	4
24	3	—	—	—	—	—	—	—	1	—	4
25	8	15	—	—	—	—	—	—	1	—	24
26	—	—	—	—	—	—	—	—	—	—	—
27	1	4	—	—	—	—	—	—	—	—	5
第二部分	2	—	—	—	—	—	—	—	—	—	2
第一章	—	—	—	—	—	—	—	—	—	—	—
28	4	2	—	—	—	—	—	—	—	—	6
29	13	—	—	—	—	—	—	—	—	—	13
30	27	3	—	—	—	—	—	—	—	—	30
31	20	20	—	—	—	—	—	—	—	1	41
32	5	—	—	—	—	2	—	—	—	—	7
33	3	1	—	—	—	—	—	—	—	—	4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仲裁庭	世贸组织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	国际刑事法院	海洋法法庭	共计
第二章	—	—	—	—	—	—	—	—	—	—	—
34	12	7	—	—	—	—	—	—	—	—	19
35	22	2	—	—	—	—	—	—	—	—	24
36	12	17	—	—	—	—	—	—	—	1	30
37	9	3	—	—	—	—	—	—	—	—	12
38	1	12	—	—	—	—	—	—	—	—	13
39	—	14	—	—	—	—	—	—	—	1	15
第三章	1	—	—	—	—	—	—	—	—	—	1
40	5	—	—	—	—	—	—	—	—	—	5
41	16	3	—	—	—	—	—	—	—	—	19
第三部分	1	—	—	—	—	—	—	—	—	—	1
第一章	—	—	—	—	—	—	—	—	—	—	—
42	9	—	—	—	—	—	—	—	—	—	9
43	11	—	—	—	—	—	—	—	—	—	11
44	6	5	—	—	—	—	—	—	—	1	12
45	6	2	—	—	—	—	—	—	—	—	8
46	—	—	—	—	—	—	—	—	—	—	—
47	1	—	—	—	—	—	—	—	—	—	1
48	14	—	—	—	—	—	—	—	—	—	14
第二章	3	—	1	—	—	—	—	—	—	—	4
49	7	3	—	—	—	—	—	—	—	—	10
50	6	1	—	—	—	—	—	—	—	—	7
51	5	1	—	—	—	—	—	—	—	—	6
52	6	1	—	—	—	—	—	—	—	—	7
53	4	1	—	—	—	—	—	—	—	—	5
54	4	1	—	—	—	—	—	—	—	—	5

部分、章节或条款	国际法院	仲裁庭	世贸组织	欧洲人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	国际刑事法院	海洋法法庭	共计
第四部分	—	—	—	—	—	—	—	—	—	—	—
55	1	8	—	—	—	—	—	—	—	—	9
56	2	—	—	—	—	—	—	—	—	—	2
57	—	—	—	—	—	—	—	—	—	—	—
58	1	—	—	—	—	—	—	—	—	—	1
59	—	—	—	—	—	—	—	—	—	—	—
共计	**374**	**262**	**23**	**6**	**1**	**2**	**1**	**1**	**6**	**4**	**680**

B. 按年份(2001-2022 年)分列的提及国家责任条款的情况

1. 按发布年份分列的在裁判中提及条款的情况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一般性评论	—	—	—	—	—	—	1	2	—	—	1	1	2	3	1	—	—	—	—	—	—	—	11
第一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1	—	—	—	—	1	—	—	—	—	—	1	1	—	2	3	2	3	3	3	—	2	—	21
2	—	1	—	—	1	1	1	1	—	3	1	—	2	—	3	2	3	3	—	1	3	—	26
3	—	1	2	1	1	—	—	—	1	3	2	2	7	3	1	4	1	—	—	3	3	—	35
第二章	—	—	—	—	—	—	—	—	—	—	1	1	—	2	1	2	—	3	—	—	—	—	10
4	—	3	4	2	2	4	2	—	1	3	2	6	5	5	9	7	9	8	—	5	10	—	87
5	—	—	1	—	3	4	—	—	—	1	2	4	1	3	5	8	5	4	—	3	2	—	46
6	—	—	—	—	—	—	—	—	—	—	—	1	—	1	2	—	—	1	—	1	1	—	7
7	—	—	2	1	1	1	—	—	—	2	—	2	—	2	1	1	1	6	—	3		—	23
8	—	—	—	—	1	1	1	—	—	—	2	3	—	5	5	5	6	4	—	4	2	—	39
9	—	—	—	—	—	—	—	—	—	—	1	—	—	—	—	1	—	—	—	—	1	—	3
10	—	—	—	—	—	—	—	—	—	—	—	—	—	—	1	—	—	—	—	—	—	—	1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11	—	1	—	—	—	—	—	—	—	—	—	—	1	—	3	1	1	1	—	2	—	—	10
第三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1	—	—	—	—	—	—	—	—	—	—	1		1	1	—	1	—	—	1	—	6
13	—	1	—	—	—	1	—	—	1	—	—	2		1	3	1	—	—	—	2	2	—	14
14	—	1	1	1	2	1	1	—	3	1	1	3	1	1	1	1	—	3	1	2	3	—	28
15	—	—	1	1	—	—	—	—	—	1	2	1	—	1	—	4	1	2	2	2	3	—	21
第四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	—	—	—	—	1	—	—	—	—	1	—	1	—	1	—	4	—	—	1	—	9
17	—	—	—	—	—	—	—	—	—	—	—	—	—	—	—	1	—	—	—	—	1	—	2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	—	—	—	—	—	1	—	—	—	—	—	—	—	—	—	—	—	—	—	—	—	1
20	—	—	—	—	—	—	—	—	—	—	—	—	—	—	1	—	—	—	—	1	—	—	2
21	—	—	—	—	—	—	—	—	—	—	—	—	—	—	—	—	—	—	—	1	—	—	1
22	—	—	—	—	—	—	1	—	—	—	1	—	—	—	—	—	—	—	—	1	—	—	3
23	—	—	1	—	—	—	1	—	—	1	—	1	—	—	—	—	—	—	—	1	1	—	6
24	—	—	—	—	—	—	—	—	—	—	—	—	—	—	—	—	—	—	—	1	1	—	2
25	—	—	—	1	1	1	1	—	—	4	2	1	—	2	1	4	2	3	—	1	1	—	25
26	—	—	—	—	1	—	—	—	—	—	—	—	—	—	1	1	—	1	1	—	—	—	5
27	—	—	—	—	1	2	1	—	—	—	1	1	—	—	—	1	—	1	—	—	1	—	9
第二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	—	—	—	—	—	—	—	—	—	—	—	—	—	—	—	1	—	—	—	—	1
28	—	—	—	—	—	—	—	—	—	—	—	—	1	—	1	1	2	—	—	—	1	—	6
29	—	—	—	—	—	—	—	—	—	1	—	—	—	—	—	—	—	—	—	—	—	—	1
30	—	—	—	—	—	—	—	—	—	—	—	1	—	1	—	—	—	1	3	—	—	—	6
31	—	—	1	—	1	1	3	2	1	3	3	3	3	6	5	7	9	9	14	8	10	1	90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32	—	—	—	—	—	—	—	—	1	—	—	—	2	—	1	—	1	—	2	2	—	—	9
33	—	—	—	—	—	—	1	—	—	—	—	—	—	1	—	—	1	—	2	—	—	—	5
第二章	—	—	—	—	—	—	—	—	—	—	—	—	—	—	1	—	—	—	—	—	—	—	1
34	—	—	—	—	1	—	—	1	1	1	1	—	2	—	4	—	3	—	2	3	2	1	22
35	—	—	1	—	1	1	—	—	1	3	—	1	1	2	2	2	3	3	3	2	1	—	27
36	—	—	—	—	1	1	3	—	—	3	2	2	2	2	4	4	7	2	5	1	7	—	46
37	—	—	—	—	—	—	—	—	—	—	—	1	—	1	1	—	1	—	2	1	2	1	10
38	—	—	1	—	1	—	—	—	—	1	—	2	2	—	4	4	4	3	6	3	4	—	35
39	—	—	—	—	—	—	—	—	—	1	2	1	2	1	—	1	3	1	1	2	1	—	16
第三章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40	—	—	—	—	—	—	—	—	—	—	—	—	—	—	—	—	—	—	1	2	—	—	3
41	—	—	—	—	—	—	—	—	—	—	—	1	—	—	—	—	1	—	—	2	—	—	4
第三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	—	—	—	—	—	—	—	—	—	—	—	1	—	—	2	—	—	—	—	—	—	3
44	—	—	1	—	—	—	—	—	—	—	—	—	2	—	—	3	—	—	—	—	1	—	7
45	—	—	—	—	1	—	—	—	—	—	—	—	—	—	1	1	—	1	—	—	—	—	4
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	—	—	—	—	—	1	—	—	—	—	—	—	—	—	—	—	—	—	—	5	1	7
48	—	—	—	—	—	—	—	—	—	—	1	—	—	—	—	1	—	—	—	1	—	—	3
第二章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
49	—	—	—	—	1	—	1	1	1	—	—	—	—	—	—	—	—	—	—	—	—	—	4
50	—	—	1	—	—	—	1	1	—	—	—	—	—	—	—	—	—	—	—	—	—	—	3
51	1	1	—	—	—	—	1	—	1	—	—	—	—	—	—	—	—	—	—	—	—	—	4
52	—	—	—	—	—	—	—	1	—	—	—	—	—	—	—	—	—	—	—	—	—	—	1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53	—	—	—	—	—	—	—	1	—	—	—	—	—	—	—	—	—	—	—	—	—	—	1
5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	—	—	—	—	—	1	—	1	1	1	—	—	—	1	2	—	—	—	—	—	—	7
56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57	—	1	—	—	—	—	—	—	—	—	—	—	—	—	—	—	—	—	—	—	—	—	1
58	—	—	—	—	—	—	1	—	—	—	—	—	—	1	—	—	—	—	—	—	—	—	2
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计	**1**	**11**	**17**	**7**	**23**	**19**	**25**	**10**	**15**	**33**	**30**	**44**	**38**	**47**	**68**	**76**	**67**	**69**	**48**	**61**	**73**	**4**	**786**

2. 按呈件年份分列的在呈件中提及条款的情况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一般性评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	—	3	3	—	2	3	3	3	1	2	1	—	1	1	1	—	26	—	—
第一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	4	—	1	1	2	1	—	1	—	—	1	—	—	—	—	—	13
2	—	—	—	—	—	2	2	—	3	3	1	1	—	2	3	1	—	—	3	—	1	—	22
3	—	—	2	1	—	—	1	2	1	1	2	1	—	1	—	1	—	1	1	—	1	—	16
第二章	—	—	—	—	—	—	1	2	1	1	2	—	—	—	—	—	—	—	—	—	—	—	7
4	1	—	3	1	—	1	1	8	7	2	—	4	—	1	4	4	3	1	4	5	4	—	—
5	—	—	1	—	1	—	1	—	—	2	1	3	—	1	5	1	1	1	3	6	3	—	30
6	—	—	—	—	—	—	1	—	—	—	—	—	—	—	—	—	—	—	—	—	—	—	1
7	—	—	—	—	—	—	1	1	1	—	—	—	2	—	—	—	—	1	1	—	—	—	7
8	—	—	1	—	2	—	—	—	1	2	2	3	—	2	3	2	1	2	2	6	2	—	31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	—	—	1	—	—	—	—	1	—	—	—	1	—	—	1	—	—	—	1	1	—	6
第三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1	—	2	—	—	—	—	1	—	1	—	—	1	1	—	1	—	1	—	—	—	9
13	—	—	—	—	—	—	—	—	1	2	—	—	—	—	—	1	—	1	2	1	3	—	11
14	—	—	—	—	—	2	2	1	3	4	2	—	—	—	—	1	—	—	1	1	1	—	18
15	—	—	—	—	—	1	—	—	—	—	1	—	—	1	—	3	—	—	2	1	2	—	11
第四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	—	—	1	—	—	—	—	—	—	—	—	—	—	—	—	—	—	—	—	—	—	1
18	—	—	—	—	—	1	—	—	—	—	—	—	—	—	—	—	—	—	—	—	—	—	1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	—	—	—	—	—	—	—	—	3	1	—	—	—	1	—	—	—	—	—	—	—	5
20	—	—	—	1	—	—	1	1	1	—	—	—	—	—	1	—	—	1	—	—	—	—	6
21	—	—	—	1	—	—	1	—	—	—	—	—	—	—	1	—	—	2	—	—	—	—	5
22	1	—	—	2	—	—	1	1	—	2	—	—	—	—	1	—	—	1	—	—	1	—	10
23	—	—	—	1	—	—	1	—	—	1	—	—	—	—	—	—	—	1	—	—	—	—	4
24	—	—	—	2	—	—	1	—	—	—	—	—	—	—	—	—	—	1	—	—	—	—	4
25	—	—	—	3	1	1	1	—	—	2	1	1	1	2	2	4	1	1	3	—	—	—	24
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	1	—	—	—	1	—	—	—	2	—	—	—	—	—	1	—	—	—	—	—	—	5
第二部分	—	—	—	—	—	—	—	—	—	—	—	1	—	—	1	—	—	—	—	—	—	—	2
第一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	1	1	1	—	—	—	—	2	—	—	—	—	—	—	—	1	—	—	—	—	—	6
29	—	1	—	1	—	1	3	1	2	1	—	1	—	1	1	—	—	—	—	—	—	—	13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30	—	1	3	3	—	1	2	5	4	4	1	2	—	—	2	—	—	—	1	1	—	—	30
31	—	—	4	3	—	1	1	1	6	3	—	2	—	1	1	1	2	5	4	3	2	1	42
32	—	1	2	—	—	—	—	—	—	1	1	—	1	1	—	—	—	—	—	—	—	—	7
33	—	—	—	—	—	—	—	—	—	—	3	—	—	1	—	—	—	—	—	—	—	—	4
第二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	—	3	1	—	—	2	1	3	—	—	3	—	—	2	—	1	—	2	1	—	—	19
35	—	1	5	4	—	1	3	2	3	—	—	1	—	—	3	1	—	—	—	—	—	—	24
36	—	1	1	2	—	1	1	1	3	—	—	—	2	—	4	—	3	3	4	2	1	1	30
37	—	—	—	1	—	—	—	1	3	1	2	1	—	—	2	1	—	—	—	—	—	—	12
38	—	—	—	—	—	—	—	—	1	—	—	—	1	2	1	1	1	1	2	2	1	—	13
39	—	—	—	—	—	—	—	—	—	—	—	—	—	1	1	1	1	4	5	1	1	—	15
第三章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40	—	—	1	2	—	—	—	—	1	—	1	—	—	—	—	—	—	—	—	—	—	—	5
41	—	—	—	1	—	—	—	1	10	1	3	—	—	—	—	—	—	—	1	2	—	—	19
第三部分	—	—	—	—	—	—	—	—	—	—	1	—	—	—	—	—	—	—	—	—	—	—	1
第一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	—	—	—	—	—	—	—	—	2	1	1	—	—	3	—	—	—	2	—	—	—	9
43	—	—	—	—	—	—	—	—	1	1	—	—	—	—	3	6	—	—	—	—	—	—	11
44	1	—	1	—	—	—	—	1	—	—	—	—	1	—	—	5	—	2	1	—	—	—	12
45	1	—	2	—	—	—	—	2	1	—	—	—	—	—	—	—	—	—	1	—	1	—	8
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	—	—	—	—	—	—	—	—	—	—	—	—	—	1	—	—	—	—	—	—	—	1
48	—	—	—	—	—	—	—	—	2	1	1	1	—	—	4	3	—	—	1	—	1	—	154
第二章	—	—	—	—	1	—	—	—	1	2	—	—	—	—	—	—	—	—	—	—	—	—	4
49	—	—	—	1	—	—	1	—	1	2	2	1	—	1	—	—	—	—	1	—	—	—	10
50	—	—	—	1	—	—	—	1	1	1	1	1	—	—	—	—	—	—	1	—	—	—	7

部分、章节或条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共计
51	—	—	—	1	—	—	—	1	1	1	1	1	—	—	—	—	—	—	—	—	—	—	6
52	—	—	—	—	—	1	—	1	1	1	2	1	—	—	—	—	—	—	—	—	—	—	7
53	—	—	—	—	—	—	—	1	1	1	1	1	—	—	—	—	—	—	—	—	—	—	5
54	—	—	—	—	—	—	—	1	1	—	1	—	—	—	—	—	—	—	—	—	2	—	5
第四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	—	—	—	1	1	1	3	—	—	—	—	—	—	—	1	—	—	2	—	—	—	9
56	—	—	—	—	—	—	—	—	—	1	1	—	—	—	—	—	—	—	—	—	—	—	2
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计	**4**	**10**	**30**	**40**	**6**	**16**	**34**	**43**	**76**	**52**	**41**	**35**	**12**	**23**	**52**	**42**	**18**	**29**	**52**	**34**	**29**	**2**	**680**